

历史名城风情街 阳明故里府前路



改造后的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“开市”

品深加工坊。府前路，曾是余姚县治的所在地。原县府大院的秘图山，传说为大禹治水的藏图处。笔者推测至少是部落首领级别的人物，曾在此指挥人们御咸蓄淡、防涝抗旱。这里也是县城第一所现代小学的诞生地。总之，府前路是余姚历史的见证者，谓之余姚旧境之源、古城之根，毫不夸张。

悠悠府前路上，高耸着一座古老建筑物，下为古城墙，上为古楼阁。楼阁名为“舜江楼”。初建于元代，现存的建筑是1885年重建的，1985年又经过一次大修。匾额“舜江楼”为沙孟海所题。舜江楼气势恢宏，可谓“月明鼓角空中起，风静波涛地底回”，是余姚的城市标志，引人瞩目；舜江楼前横卧的通济桥，原建于北宋，初为木桥，元代改建为石桥，现存的桥梁是1731年建成的。通济桥如彩虹般飞越姚江，有“千里遥吞沧海月，万年独抵大江浪”的胸怀。这两个古建筑，相邻相望，形成“双城烟雨，镇阁流霞”景观，彰显了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府前路县东街与合宝弄段，有石板铺地，两边均为木结构建筑商铺。南侧为民国初年的建筑，那时为了便于经商，当地居民拆除了古城墙，先后建成了二、三层的楼房，一座座连成一排，并设立了仓储与客货码头，开设了茶馆酒楼等，临姚江而立。东来的海洋船和西来的内河船在此汇合，停泊在通济桥以东姚江城段两岸，从事着客货运输、商品集散生意。其中，有东海的海产品、余姚本地的土特产和一些进出口商品。

10月31日，余姚隆重举行王阳明先生诞辰548周年纪念活动，作为“阳明故里·阳明古镇”项目的重要板块，经过一年多改造的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“开市”，嘉宾云集，人流如潮。

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的建设，选择了保护与开发一体的道路：注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，重现传统与时尚的诠释；继续着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的交流，继续着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



的交融……总体风格简约大方，又隐约透露出江南水乡的风情。人们在此漫步，似有时光倒流的感觉，仿佛回到了历史的某个瞬间；品茶喝酒，相叙聊天，吃一碗黄鱼汤面，听一首流行歌曲，看看姚江流水，望望对岸景色，别有一番韵味。除了闲逛商业经营场所外，游客还可观看舞台表演、书画展览等。历史风情街让人们不由得放缓脚步，如果有空有兴趣，更可去追寻那些古宅的前世今生。

府前路北侧，原为一座座独立的清代合院民居，粉墙黛瓦，高低错落，这些建筑拥有观音兜和马头墙等不同形式的山墙，是余姚传统建筑保存较为完整的区域之一。建筑的南立面投影于府前路间，呈现凹凸有致的带状曲线。走到幽静的弄堂深处，遇见一座座深宅大院，顿时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的浮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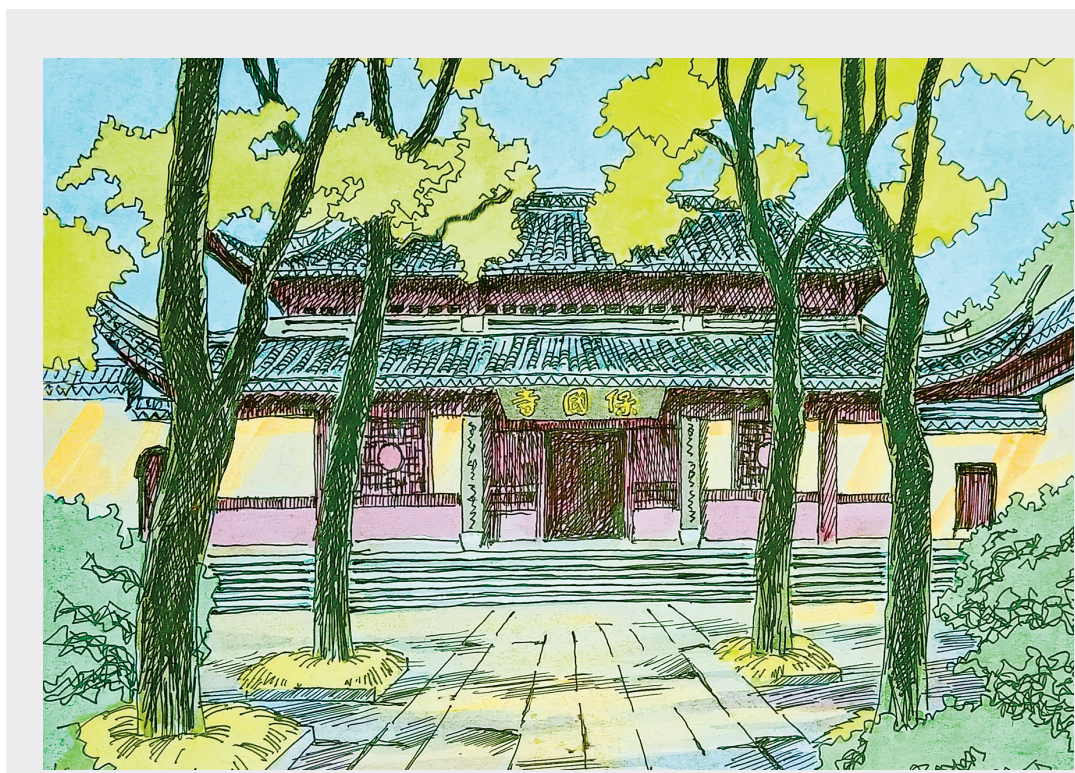
期待未来，这里能成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，游客向往的古城老街目的地，当地民众休闲生活的益智地。

乡愁

罗明/文 李泽刚/摄

四明山苍苍，姚江水泱泱，东南名邑余姚，有1800多年的城市史，是王阳明、黄宗羲等历史名人的故里，美称“文献名邦”。

府前路，是历史文化名城余姚的一条老街。其临近姚江，那里是浙东运河的中段；西至新建路，那里是老城的商业中心；东接酱园街，那里曾是清中期的工业功能区，有众多粮豆等农副产品



甬城绘·博物馆

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

保国寺古建筑群以其精湛绝伦的建筑工程而令人叹为观止。保国寺大殿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，是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建筑，结构独特，气势恢宏，堪称中国建筑文化奇葩，具有很高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。

(丁安 绘)

风物

崔海波 文/摄

父亲做草鞋

前几天，我花7元钱在网上买了两斤稻草，拿回家请父亲做草鞋。父亲说，家里没有草鞋耙，得向别人去借。

草鞋耙是一整套做草鞋的工具，除了五齿耙以外，还有扳锹、梯子档以及一根弯弯的类似牛鞭的木头，过去家家都有。记得我外公家的这套工具就放在楼梯下的鸡笼上面，方便随时取用。后来经济条件好了，农民穿得起跑鞋了，草鞋耙成了闲置物品，被束之高阁。再后来很多农家翻修房子，或者干脆拆旧建新，包括草鞋耙在内的很多旧家什被拿来劈柴烧了，我家的草鞋耙就在1986年翻建房子时不知所踪。这回为了给我做草鞋，父亲问遍全村，总算借到了一套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草鞋耙，勉强还能用。

晒干的稻草在做草鞋之前先要在网里浸一下。母亲看了一眼我网购来的稻草，说，这是红稻草，软软的，稍微浸一会儿就够了，要是晚稻草的话，很硬，要浸半天。

父亲已经几十年没做草鞋了，基本的步骤有点忘了。我从“抖音”上找了几个视频让他参考，他总算找回了一点感觉。父亲14岁小学毕业后，开始上山下地干农活，很费鞋。那时，布鞋是高档鞋，干农活的时候舍不得穿。村里的男人们都是下雨天不出工时自己做草鞋，手脚麻利的人一天能做一双，父亲一天只能做一双，上午一只，下午



父亲为我做草鞋

一只。我说，你动作这么慢，草鞋不够穿了怎么办？

他说不会的，如果单纯用稻草做鞋，上山穿两天就坏了，他用碎布条和稻草夹在一起做成的鞋子，很耐穿。做鞋速度虽然慢，但牢固度更胜一筹。

旧时樟村女人不做草鞋，她们养蚕织丝绸，只做精细活，技术难度比做草鞋高很多，即使做鞋也只做布鞋。樟村的两大主产分别是贝母和蚕丝，很少种稻。我父亲做草鞋用的稻草是老黄牛帮他赚来的。我曾经好几次听父亲说起家里的那头牛，能顶一个

壮劳力。每年清明前后，出租给山外平原地区农户耕地，等到寒露时节回家，租金是一船稻谷，大概500公斤吧，附赠几捆稻草。这些稻草足够做草鞋和枕头，冬天还能铺在床上，温暖舒适，堪比席梦思。

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，樟村农民做草鞋要用到的麻绳也是自产的，他们种麻搓绳子。麻绳主要卖到山外的黄古林一带，那里的农民做草席需要用麻绳做席筋。这次我为请父亲做草鞋，还花9元钱在网上买来一卷络麻绳。其实塑料绳也能替

代，但那样的话，做出来的草鞋就不地道了。

父亲说，他小时候刚开始做的草鞋，形状难看，还不合脚，但再丑也得穿，花钱买草鞋是不可能的，穿着布鞋上山下地干活也是不可能的。农民把做得不好的草鞋比喻为捏塌，很形象很生动。这次父亲一边做草鞋，一边向我解释那句不俗气的老话：“捏塌做，捏塌着，捏塌不做要赤脚。”用樟村话来读，抑扬顿挫很押韵。意思是“自己做的鞋，好坏坏都要穿，否则只能赤脚了”。我这个人爱钻牛角尖，一咬文一嚼字，直觉这句话里出现的三个“捏塌”各有指代。第一个是指人，第二个是指脚，第三个才是指草鞋。“着”就是穿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里带有戏谑诙谐、自我调侃的意思。

想象着父辈们一边做草鞋，一边创作着美丽的草鞋文化，苦中作乐，真是太有才了。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刚来宁波那阵子，我经常侧着耳朵听，听宁波人讲话，公交车、大街、小菜场，都是听宁波话的好场所。甚至，经过那有着沧桑面容和市井气息的小巷时，我会故意放慢脚步，去听里弄女人家长里短、鸡鸣狗狗的唠叨。如果，碰上宁波人所谓的“造孽”“打相打”，我也会伸长脖子，不惜做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。

有一次，我在穿过一条小巷时，看到一大堆人围得密不透风。中间一个女人哭得厉害，一会儿抹泪，一会儿捶胸顿足，似乎在咒骂什么，倾诉什么。旁边的人，有的在看热闹，有的在劝解。不知谁调侃了一句，她突然破涕为笑。旁边一位老太太说了一句：“该女人来勒‘做风水’。”

“做风水”？我暗暗琢磨这个词。“做风水”是不是指有一类风水师，为主人家看宅基、测坟地，然后用方法将不好的风水破掉？而称这女人“做风水”，是不是比喻她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使手段？

这是我的臆度。也许“做风水”这句话太老了，现今的宁波人都不怎么讲了。我再次听到，还是从一位老人家的嘴里。那是段阴雨交加的日子，雨暂时停了，路面上有了积水，走在街上，不经意地听到前面两位老人在聊天：“几十年前，有一次‘做风水’，水很大，老底子的开明巷，棺材铺的棺材都浮到了街上。”一位说。“你讲的是八一大台风吗？”另一位在问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“做风水”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它肯定有特定含义。果然，回来一查，在周时奋先生编的《活色生香宁波话》中，“做风水”就是台风天气。因为台风来了必定有雨，而且往往有火灾。那么，“八一”大台风呢？电脑上一搜索，原来是1956年那次特大台风。

台风天气怎么用“做”？可马上我想通了。在我的老家，不是把火灾说成“做大水”吗？

那么，把女人又哭又笑比作“做风水”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在宁波老话里，“做风水”这句话是归入“自然篇”的。记得查找时，一旁的有些词同样令我新奇：如形容天气物象的龙光闪闪（闪电）、黄沙日（晴、雨、风交替变化的天气，又叫猫孙日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宁波话把龙卷风叫作

「做风水」和「有风火」

“卷头风”或“鬼头风”，因为这种风很诡异，所以民间认为“有鬼作祟”。

同样，我还看到一个词“桂花时里”。农历八月，桂花盛开，满城都是带着甜味的香气，应该秋高气爽，岁月静好吧。“桂花时里”是个好词吧？答案出乎意外。此时正值“做风水”的时节，天气变化多端，民间认为不宜出行，又称之为“八月天气”，有时还借喻“十三点”。

宁波人对于台风，每次都严阵以待。但是，大部分时候它“叫嚣”着擦肩而过。可是，那一年我们遭遇了强台风“菲特”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台风过后，积水还没退。我去江东（现鄞州）采访，回来时，公交车在水中开得极慢。天黑了，车没到终点就停了下来，说是临时调整路线。于是，我只好下车蹬水前行。四周没人，静悄悄的，在黑暗中，一阵阵桂花的清香，沁入肺腑。如果不是这积水，不是因为黑暗中隐隐的一丝恐怖，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。突然，我脑海里跳出一个词：“桂花时里”。这个词的厉害，我算领教了。

若干年后，我又听到一个带“风”的词——“有风火”。那是一位朋友在劝另一位朋友（这两位是正宗宁波人），意思是别冒险，那样做“有风火”。从字面咀嚼，如果有风，哪怕一两火星，都很危险，难保不连片成灾。先前老房子的马头墙就叫作“防火墙”或“风火墙”，如果相邻的民居发生火灾，这种墙起的作用就是隔断火源，避免火灾。“有风火”喻示有风险，多么形象生动。

“做风水”是天灾，天要“做”，不能避免，人只能未雨绸缪，积极应对。而“有风火”的事，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



门前一口井，是我们曾经熟悉的生活场景的一部分

慢时光

俞亚素/文 柯以/摄

那时，我们家院子里没有井，但是隔壁的芬妮阿妈家有。于是，我常常羡慕地做着梦，梦见自家院子里也挖了一口井。妙在芬妮阿妈家的院子没有围墙，我们两家关系又极好，我便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们家的院子。

井真的很好玩。我喜欢趴在井沿，痴痴地看着水中的自己，忍不住怀疑，这会不会是另一个我？这一看一想便能消耗掉整个下午。一天看不够，两天看不够，三天看不够……我竟像着了魔一般。直到大人们发现了，警告我不要再趴在井沿上，小心掉下去。但是，趁大人出门干活时，我又去趴在井沿了。那时的岁月很长很长，长到我以为自己永远会是一个小孩。

井真的很神奇。村子前面的小河在雨季时会涨，旱季时会干涸。院子里的水缸也会在雨季时溢出水来，旱季时见了底。可是，芬妮阿妈家的井水却永远不会溢出来，也从不会干涸。更神奇的是，井水冬暖夏凉，夏天可冷却西瓜，冬天可温暖双手。那个年代，村民们大多没读过几年书，而孩子们或者才读小学，或者还是父母的跟屁虫。大家一致相信，井底必是住了一位神仙。于是，有些人家便会在过年时祭拜井神，感谢他一年来的辛苦付出。

打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。井的主人一般会准备一只小木桶，材质各异，有铅桶、木桶，也有塑料桶。绳子一端系在小水桶的提手中央，一端系在井沿边。也有不系在井沿边的，孩子打水时，水桶便容易掉下去。芬妮阿妈家的井绳是系在井沿边的，我打水时，便用双手拿起水桶，底朝天，口朝下，投篮一般往井里扔去。有时扔得妙，水桶一头扎进水里灌满水，然后便可慢慢地拉上来。有时不知道咋回事，水桶竟像个调皮的孩子一般，翻个身漂浮在水面上。倘若是个力气大又有技巧的大人，便会抓住井绳那么一晃，水桶就会自动翻身装水。我们小孩子则只

悠悠井事

好将水桶拉上来，再扔一次。一次又一次，也是乐此不疲的。

据说，有些井还会做媒呢！大伯母在世时曾跟我们讲过一个美丽的乡村爱情故事。大伯母家在山脚下，村里有一口很大的公用井，井水很甜，村民们不但用它洗衣服洗澡，也用来做饭喝水。当时，有一个年轻姑娘总是一早来挑水，她是家中老大，弟弟妹妹还小，而她的爹娘身体不好。她虽然长得纤细秀气，但也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这时候，村里有个小伙子看了很心疼，他先是帮姑娘打水，后来干脆挑水桶往姑娘家走去。再后来，他们结为了夫妇，一直恩爱到白发苍苍。

那时，很多村庄是有井的，有的在村口，有的在自家院子里。而一口井就像村庄的一只只眼睛，所以，一口井也叫一眼井。深邃的井水好似温柔的眼睛，目睹着四季的更迭，目睹着月亮的阴晴圆缺，也目睹着人生的悲欢离合。而它却始终默默不语。呵，那该是怎样通透的眼睛啊！

可是，就像所有的老物件一样，总有一天，井也会退出历史舞台。果然，有的井消失了，有的井废弃了。即使还有老人固执地守着一口井，那也不过是一种情怀罢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它已经没有多大实用价值，淘汰是必然的宿命。还好，还有井的故事流传下来。